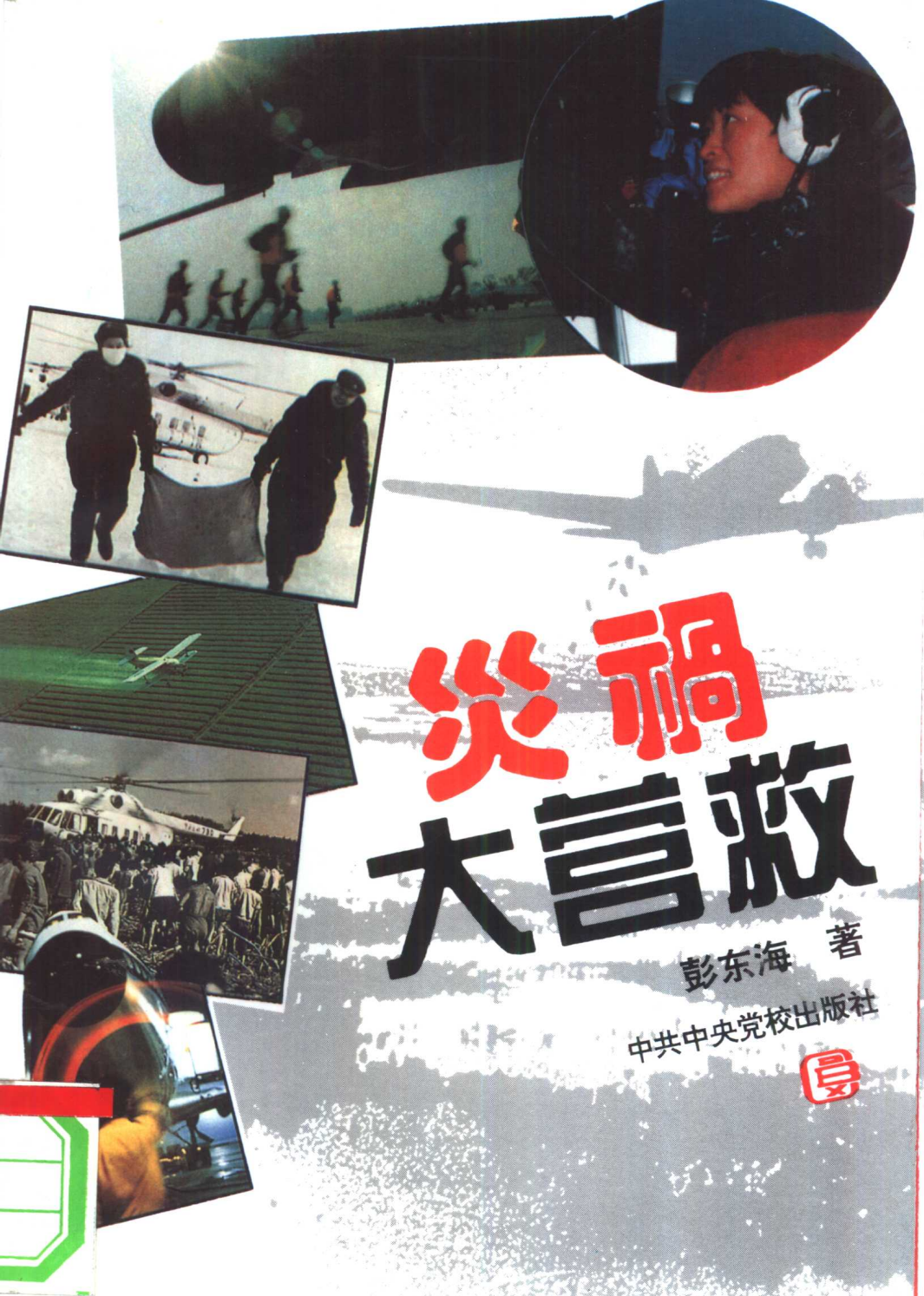




災禍 大营救

彭东海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灾祸大营救

——中国空军抢险救灾纪实

彭东海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责任编辑 见 东
封面设计 张志明
版式设计 冯 力
责任校对 魏晓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灾祸大营救：中国空军抢险救灾纪实/彭东海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1

ISBN 7-5035-1344-6

I. 灾… I. 彭…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②救灾-中国-空军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2631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市平谷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219 千字 印数：1—6000 册

定价：14.00 元

周恩来总理在邢台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



1966年3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隆尧县视察灾情



江泽民总书记在浙江、上海、江苏察看灾情



李鹏总理在淮河流域视察灾情



当年驾机送药抢救 61 个阶级兄弟机组与被救群众合影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空军指战员在机场 搬运救灾物资



西藏发生雪灾,做空投前的准备工作



“黑鹰”直升机为遭受雪灾的藏民赶运救灾物资



大兴安岭火灾中的灭火前线指挥员与空军机组协同



轰炸黄河冰坝机组在研究实施方案



1951年4月1日,空军首次轰炸黄河冰坝



被炸开的冰凌顺流而下



波—2 飞机在灾区上空灭蝗

目 录



我的老爸（代序）

——写在《灾祸大营救》出版之时 彭清雯（1）

第一章 专机使命

1. 翼下恶浪翻滚，江泽民在专机上感叹（8）
2. 李鹏说：“我只等半小时！”（12）
3. 湖北省省长郭树言：“水位再涨……炸坝
分洪！”（19）

第二章 航拍群英

4. 中南海，两幅灾情图（22）
5. 扬州，全国关注你决堤（28）
6. 蚌埠：“快拍！快拍！”（29）

第三章 紧急空投

7. 为了61个阶级兄弟（31）
8. 机组和当事人寻踪（38）
9. “平陆事件”的“三个高潮”（47）
10. 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空投（55）
11. 空投备忘录（61）

第四章 艰难空运

12. 又是平陆（63）

13.	80次特快颠覆之后	(71)
14.	“挑战者”驶向嘉峪关	(76)
15.	空运救人备忘录	(77)
第五章 白(雪)灾!红(火)灾!		
16.	内蒙“白灾”	(79)
17.	“神鹰”飞过唐古拉山	(81)
18.	迫降在大兴安岭	(83)
19.	“空中轻骑兵”	(97)
20.	白(雪)灾、红(火)灾备忘录	(101)
第六章 汪洋呼唤		
21.	东北水患	(105)
22.	中原告急	(115)
23.	南海,滔天巨浪中的700多只渔船	(120)
24.	江淮,天兵为你会战	(122)
25.	京郊战洪图	(136)
26.	再见了,孟加拉!	(151)
27.	水灾、冰灾备忘录	(154)
第七章 飞向废墟		
28.	周恩来在邢台	(161)
29.	让海城人民吃上春节水饺	(163)
30.	唐山,26秒钟起降一架飞机	(165)
31.	澜沧江人民感谢“吉祥鸟”	(173)
32.	震灾备忘录	(179)
第八章 弹落冰河		
33.	包头告急——新中国第一次炸冰坝	(181)
34.	急电催“河神”	(184)
35.	炸冰坝备忘录	(189)
第九章 喜从天降		

36. 河北虫害——第一次人工灭蝗	(191)
37. 人工灭蝗(虫)备忘录	(196)
38. 吉林干旱——第一次人工降雨	(197)
39. 新疆缺水——第一次人工降雪	(212)
40. 人工降雨、降雪备忘录	(225)

第十章 历史作证

41. 新时期军民关系的思考	(228)
42. 呼唤鱼水深情	(233)

附 录

1. 本色

——长篇报告文学《欲与天公试比高》

阅读札记 金为华 (235)

2. 为了揭示人民空军的本色

——《欲与天公试比高》采写回顾 彭东海 (239)

3. 坦诚直率说“本色”

——空军峨嵋山记者年会对《为了

揭示人民空军的本色》一文的

讨论发言摘要 鄂冶茗 (259)

4. 《天地之间》写作随感 彭东海 (264)

后 记 (273)

我的老爸（代序）

——写在《灾祸大营救》出版之时

彭清雯



老爸彭东海，年届 40，头发稀少，自称“聪明绝顶”，挺着个啤酒肚，预示着胖坛上将升起一颗新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他是在我成绩好时给我带来奖励，成绩差时带来责备的老爸。

老爸给我买了许多书，我将它们胡乱地放在老爸为我做的小书橱里。老爸常望着这些书说我幸福，我不能理解，书橱也乱着。

于是，老爸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那是 26 年前，在湖北大冶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有个乳名叫细毛的小孩子，他很爱看小人书。妈妈给他一分一分的钱，他都攒起来买了书。一次，妈妈给他 3 毛钱，让他去 30 华里外的栖儒桥把寄住在一个奶妈家的侄女接回来。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想，3 毛钱可以买两本小人书哩，他决定省下这 3 毛钱。

早上 6 点，他出发了。他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走了 4 个小时才到奶妈家。返回的路上，他一边哄着背上的小侄女，一边一瘸一拐地走着。当他艰难地撞进家门，扑到焦急地等待着他归来的妈妈怀里“哇”地一声哭了时，妈妈便搂着他和小侄女说：“儿呀，这么晚才回来，怎么不坐车呢？”那时，外面已经全黑了。他的腿

肿得厉害，几乎一个星期不能走路。使他欣慰的是，这些换来了《沙家店战斗》和《林海雪原》。

.....

听老爸讲完故事，我们四目相对。我说：“那个孩子就是你。”老爸缓缓地点了点头。

从此，我的书橱一直很整洁。

老爸是个爱爬格子的“苦行僧”。他自己爬不算，还逼着我爬。逼来逼去，竟然在我9岁那年逼出篇《我教奶奶学文化》的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

当我拿到报纸时，激动得指尖发抖，一个劲儿地傻笑。老爸看我那副高兴的样子，似乎想起了什么，本和我一样孩子气的笑脸变得像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慈祥老者，眼睛里还有一丝向往。他说：“你的样子跟我初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一样，那喜悦的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我收起笑脸，认真地听老爸讲。

那时老爸还在连队当指导员，一次坐公共汽车从市郊到空军北京医院去看望一个刚做完手术的战士。车上，他听到两位乘客议论：高位截瘫的姑娘张海迪现在每天要接待六、七十位记者……他当时想，每天接待六、七十位记者，别说是个高位截瘫的患者，就连体魄强健、精力充沛的人也难以支持。他决定写篇稿子，提醒一下张海迪注意身体，呼吁记者们“要关心爱护英模，不要强人所难，违背常情。”

回到连队后，他就趁热打铁赶写这篇文章，从晚上10点半连里熄灯，一直写到凌晨5点半起床号响了，这才把刚抄好的稿子锁进抽屉，从床头抽出根腰带，揉揉布满血丝的惺忪睡眼，“一二一”地带着战士们出操了。

出操回来，他用牛皮纸糊了个信封，把写好的稿子装在里面，请文书帮忙到邮电所发出去。5天后，这篇416个字的《体谅一下张海迪》的言论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今日谈》上。

从此，老爸一发而不可收。这一年里，他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瞭望》、《新观察》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了40多篇文章。那篇400来字的短文，成了他新闻写作道路上的起点……

望着沉浸在幸福中的老爸和手中的报纸，我瞬间明白了老爸为何对那稿纸如此迷恋了。

老爸迷恋着格子，他已爬了几万行。他也从连队爬到了北京军区空军宣传部，从北空宣传部又爬到《中国空军》杂志社当记者、编辑部主任。

这听起来好像满了不起，可在我眼里并没什么不同。记得刚从北空搬到空军大院时，迎接我们的是两间阴暗潮湿、不开灯便伸手不见五指、连花也养不活的地下室。

地下室，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那是坏蛋才去的地方，它使人联想到阴森和恐怖。当我和妈妈互相搀扶着、摸索着走进地下室时，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寻找侦破故事里的“秘密通道”，那怕是蛛丝马迹也好。结果是“马迹”没找到，蛛丝结成的网却糊了我一脸。

以后的日子里，我就从字典里找些“冬暖夏凉”之类的词来欺骗自己和常来玩的同学们。当同学们问我家在哪时，我总是用“25号楼”这句模糊的话来回答，然后再用各种巧妙的方式把话题岔开。终于有一天，一个同学顺口的玩笑让我真正认识了地下室，并对老爸一肚子意见，甚至一度使我的眼神也象地下室那么阴暗。

那天中午放学，我和同路的伙伴在路上遇到了我们的班主任。她问我：“你家在哪？”我一惊：“要家访吗？”老师笑着说：“没事就不能去坐坐吗？”我见老师只是随便聊天，正要用老办法应付——我大大咧咧、说话没遮没拦的同学开口了，她说：“她家在25号楼3门地下室东边。地下室您知道吗？就是耗子洞啊，您去谁家家访也别去那，小心碰仨大包！”说着就和老师一起笑起来。